

一挑26年 冬着薄衣夏赤背

1983年，中國知名作家馮驥才的一篇《挑山工》，把山東泰山挑夫這個特殊的群體帶進了公眾視野；從此，一種厚重綿長的「脊樑情結」在人們的心底慢慢生根發芽。泰山是中國五岳之首，泰山挑夫承傳着景區的運載使命，30多個年頭一晃而過，隨着現代化索道的興建，泰山挑夫由2000年鼎盛期的三、四百人，演變至今只剩下廿餘人的運輸隊伍。目前，遊人仍可在泰山的石階上看到這群身影，雖然在挑夫前行的世界裡，沒有鳥語花香，沒有嬉笑喧鬧，有的只是輕輕的喘息聲、扁擔的嘎吱聲和沉重的腳步聲；但家住濟南長清農村的韓懷禮初中畢業沒多久便跟着大哥上了泰山，從20歲開始任挑山工，一挑便挑了26年，在運輸隊伍中算是老資歷。在很多人眼中，挑山工「冬着薄衣，夏赤背」，幹着繁重的體力活卻掙着微薄的錢；韓懷禮卻很享受這份工作的輕鬆自由，視千萬級天梯作等閒，更自比為「單身貴族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、仵娜
實習記者 王碧玉、蓋惠娟 山東報道

韓懷禮是泰山一名普通的挑山工。他是QQ好友眼中的「大師」，是兄弟隊友口中的「博士」，是公司領導誇讚的「秀才」，他曾經被一群大學生稱作「雲上的人」，可他卻更喜歡把自己比作「單身貴族」。

吃雞蛋奶粉已屬小康

與人們眼中挑山工「黑黝黝」的硬漢形象有些不同，今年46歲的韓懷禮看起來有些瘦，嘴角總是堆着一些笑容，操着略帶口音的普通話，聲音不高語速很慢，像個慢性子——這或許與他的工作性質有關，挑山工需要耐性和韌性，不能着急。

跟前些年吃大餅就鹹菜喝白開水的日子相比，現在挑山工的生活已不像以前那麼清苦。韓懷禮自稱在工友中是吃得最好的。「我的副食品比較多，啤酒紅酒雞蛋奶粉都有，他們都說我是小康生活。」據悉，挑山工運輸隊會有專人負責記錄每人所需的物品，適時給大家從山下買上來。

「我們幹的是重體力活，一般飯量比較大，一個抵兩個。」韓懷禮笑着說，「幹咱們這行營養要跟上，我每天一般要沖兩個雞蛋喝。」

「我們一般5點左右就起來做飯，6點前便開始往上擔東西。長途的一天可以擔2次，短途的3次。」韓懷禮講述他一天的工作量。他們的起點在中天門附近，長途是到南天門以上甚至直到岱頂；短途則是在南天門以下。韓懷禮說：「我們從小就要下地幹農活，爬山對我來說很輕鬆。」

掌握力學成運輸佼佼者

與其他挑山工相比，韓懷禮喜歡動腦子。他經常總結，同樣一根扁擔，挑不同的東西，要選擇不同的着力點。「挑山工的活不僅是體力活，更是一個細緻活。易燃易碎的貨物都屬於危險品，要想把東西順利擔到目的地並非誰都能幹。」韓懷禮說，「危險品，我們領導一般都找我們。像挑煤氣罐，扁擔上一邊一個，裡面的液體老是晃，重心不穩。體力不好或是掌握不好節奏的人一般幹不了。」

加上，挑山工在工作時要時刻留心兩點：掌握好呼吸和注意旅客的安全。「在擔東西的時候，我基本上不太想其他的事情。」有時候，過往的旅客會問一些「多少斤？多少錢？累不累？」的問題，韓懷禮一般保持沉默。「往山上挑的時候，說一句話可能會消耗兩三個台階的體力。遇到這種情況我一般不吱聲，曾經還因此被人家誤以為是個啞巴。」

在很多人眼中，挑山工是繁重的體力活，且掙錢微薄，但韓懷禮喜歡這份工。他說：「以前也做過建築工等其他工作，卻不如這裡的工作自由輕鬆。」挑山工是按天結賬，家裡有農活時他們就回去種地，農閒時就回來開工，自由得多。像韓懷禮一個月有20天以上呆在山上的挑山工不多，他說：「我喜歡這裡，因為在山上可以看到我的家鄉。」

單身漢享受電子潮流

韓懷禮很少回村的一個重要原因，是他仍然單身，沒有家庭的羈絆。「像我這個年紀，如果再找，就只能找個帶小孩的。將來小孩要結婚、買房，需要一大筆錢，以我目前的經濟實力還達不到。」韓懷禮分析了一下自己的經濟狀況，覺得做個單身貴族也挺好。

目前，韓懷禮所在運輸隊已經進入了老齡化，十五六個人裡有接近一半的人達到了60歲。相比之下，韓懷禮還算是年輕力壯的。「咱們這一行幹的多就掙的多，旅遊旺季的時候能拿五千塊錢，一般情況三四千。」韓懷禮說，平日的開銷也少，自己也存了些錢。現在，他買了一個智能手機、一部數碼相機，還計劃在下半年買一台電腦。「冬天這裡的雪景好看，我會在QQ上發個照片，平時也會分享有關養生的文章。」

泰山挑夫 天梯任我行



■韓懷禮閒時喜歡看養生書。蓋惠娟 攝



■挑山工的扁擔。蓋惠娟 攝

泰山挑夫 由盛至衰人數

鼎盛期	衰落期
2000年	2014年
300-400人	10-22人

後記

吃苦樂觀誠可貴

記者離開韓懷禮的住處時，他正挑山工最樸素的念想。在為下一趟的貨物運輸做準備。有人說，他們是最後一代挑山工，也有的人說，他們是新一代挑山工。不管是雲端上的漫步還是磚棚裡的蝸居，挑山工們都有着自己的工作體驗和生活感悟。吃苦耐勞的他們或許早已幻化成一種文化符號，鐫刻在許多國人的心中，尤其是挑山工身處簡陋，仍能抱着樂觀通達的生活態度，在當今急功近利的社會裡變得更加可貴。

挑山工劇減 申遺迫切



■運輸隊長趙平江。殷江宏 攝

隨着索道等現代化機械的使用，泰山挑山工的數量正在急劇下降。韓懷禮所在的泰山挑夫隊，平時在山上的員工大約十來個人，到齊了就有22人。這與2000年鼎盛時期的三四百人相比，卻少得可憐。

據挑夫隊長趙平江介紹，挑山工的薪酬一般「按斤計費」，路程遠的稍微貴一些，每個人一天約有150元到200元的收入。「大家掙的都是血汗錢。」

對於挑夫的流失，趙平江很是擔憂。多年來他搜集了各種報道挑山工的報紙和資料，準備為泰山挑山工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但因手續複雜，至今仍在籌備中。據悉，十年前，

泰山風景區建設的密集時期，是挑山工最輝煌的時代。小到一瓶水，大到衛星信號的傳輸設備、纜車索道的工程建設，都離不開泰山挑夫的肩膀和汗水。現在，隨着貨運索道的建成、景區建設的完善，挑夫們的工作量少了，大多數同行便離開泰山另謀出路。從中天門到南天門，泰山上的挑山工運輸隊從十幾個變成了1個，反而是南天門索道附近多了一個負責從索道接貨的短途運輸隊。

對此，韓懷禮也有自己的看法：「機械代替人工是很正常的，但不會取代。貨物索道到不了的地方還是要靠我們。只要泰山在，挑山工是不會消失的。」

們都有着自己的工作體驗和生活感悟。吃苦耐勞的他們或許早已幻化成一種文化符號，鐫刻在許多國人的心中，尤其是挑山工身處簡陋，仍能抱着樂觀通達的生活態度，在當今急功近利的社會裡變得更加可貴。

有人說，他們是最後一代挑山工，也有的人說，他們是新一代挑山工。不管是雲端上的漫步還是磚棚裡的蝸居，挑山工

們都有着自己的工作體驗和生活感悟。吃苦耐勞的他們或許早已幻化成一種文化符號，鐫刻在許多國人的心中，尤其是挑山工身處簡陋，仍能抱着樂觀通達的生活態度，在當今急功近利的社會裡變得更加可貴。

泰山風景區建設的密集時期，是挑山工最輝煌的時代。小到一瓶水，大到衛星信號的傳輸設備、纜車索道的工程建設，都離不開泰山挑夫的肩膀和汗水。現在，隨着貨運索道的建成、景區建設的完善，挑夫們的工作量少了，大多數同行便離開泰山另謀出路。從中天門到南天門，泰山上的挑山工運輸隊從十幾個變成了1個，反而是南天門索道附近多了一個負責從索道接貨的短途運輸隊。

對此，韓懷禮也有自己的看法：「機械代替人工是很正常的，但不會取代。貨物索道到不了的地方還是要靠我們。只要泰山在，挑山工是不會消失的。」

對此，韓懷禮也有自己的看法：「機械代替人工是很正常的，但不會取代。貨物索道到不了的地方還是要靠我們。只要泰山在，挑山工是不會消失的。」

■泰山挑夫韓懷禮很喜歡挑山工這份工作，感到很自由。蓋惠娟 攝



■張錫光和他的油燈。本報山東傳真

5月15日，68歲的張錫光接過了山東淄博張店區博物館頒發給他的捐贈證書。他收藏了近15年的1,169件中華古燈精品，其中800件有日本古董商人曾欲出資3,000萬人民幣購買，豈料他無動於衷，如今他卻全部正式無償捐贈給了張店博物館，而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「錫光藏燈館」專項展廳正在建設中。張錫光說，他以後不再收藏了，「就像閨女嫁出去了，一樁心事落地了」。



■妓院中專用的勾欄燈。本報山東傳真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
通訊員 楊小雷 山東淄博報道

收藏家掛靴 捐千古燈如嫁女

2000年開始收藏古代燈具時，張錫光怎麼也沒想到，日後他會富有到擁有一座博物館。「也許200年後，人們會像研究蒲松齡一樣研究我，想一想，這十五年好像一個夢。」張錫光說，2000年他開始做了兩件大事，一是完全以毛筆代替硬筆書寫，二是從9月1日開始進入古玩收藏領域。

退休玩點有意義事

當時剛剛退休的張錫光，想在自己的閒餘時光「玩點有意義的事」，便在朋友的帶領下進入收藏圈。「那時候有錢的玩家都在買青花瓷，買清三代。咱也沒那麼多錢，只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，買的東西很雜亂。」有一次，濟南的一位朋友來參觀張錫光的藏品，當看到博古架上的幾盞古油燈後很感興趣，便託張錫光代為買幾盞。張錫光買了二十幾盞後，逐漸發現了這些古油燈材質各異、器形優美，從中可以看出各個歷史時期人們的生活狀態，「說實話，我當時就有點捨不得給朋友了。」

從那開始，他便着力於古油燈的收藏。淄博市文物主管部門一位負責人看過他的藏品後，輾轉告訴他「文物收藏要麼收藏精品，要麼收藏系列。你的古燈具收藏如果能堅持做下去，會填補淄博市乃至山東省收藏界的空白」，自此張錫光便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古燈具的收藏中。

為收藏古燈，張錫光可謂散盡家財，進入「魔境」。這幾年他跑遍了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西安等地。2000年冬天，在北京市場淘到了一盞唐三彩燈，在返回淄博的火車上，他興奮得睡不着覺，把這盞小油燈緊緊揣在懷裡。凌晨四點半下車後，顧不及回家，頂着鵝毛大雪，打車直接趕到藏友家。兩人拿着放大鏡仔細觀看揣摩，一起沉浸在快樂之中。

有一次朋友告訴他，鄒平縣一個農村，有人手中有兩盞漢代陶燈，張錫光二話沒說就跑了去，找了一天一夜，終於覓到燈主。持燈人也被他的如此執著所感動，一文不收就將燈送給他。張錫光先生雙手捧着這兩盞漢代油燈，激動得熱淚盈眶。

耗盡家財 歉疚親人

除了感動的淚水，張錫光為了藏燈，也留下過歉疚的眼淚。夫妻二人都是工薪階層，他藏燈的資金全部來自兩人的儲蓄，而張錫光又不肯像別的藏家那樣賣掉舊的藏品「以藏養藏」。為了不斷擴大收藏數量，他以極低的價格賣掉一套住房和股票。有一年在外地當兵的二兒子回淄博探親，臨走時張錫光去火車站送他，「想給孩子買點東西路上吃，一摸兜裡一塊錢都沒有。火車開走了，我的眼淚嘩嘩地」。

這些年他自己省吃儉用，還把妻子的金首飾賣掉，有時還得向老妻之年的老母親要一點錢。新房子裝修，是三個朋友為他湊了一萬九千元錢才得以啟動，因為缺錢，夫妻二人只好等到每月退休金發下後才能動工，以致於裝修了一年多還沒完工。作為父親、丈夫、兒子，他感念着家人對他的支持，也對他們抱着深深的歉疚。

拒日商3千萬收購800燈

張錫光說，人收藏到一定時候，就不會去考慮錢了。他很認同這樣一句話「人在文物面前是很短暫的，文物才是永恆的」。

在近十五年的收藏當中，張錫光舉辦過多次展覽，然而每次在搬運、儲藏中都會造成損失。「最痛心的一次，一盞宋代白瓷燈布展時，剛剛從箱子裡拿出來就掉到地上，黏都黏不起來了」，從那時候起他就想：擁有一座自己的博物館該多好。所以當2005年有日本的古董商人出資3,000萬人民幣，購買當時他手中的800件古燈時，張錫光絲毫沒有動心。如今他已經有1,600多件藏品，其中部分精品如戰國青銅燈，市場價較之十年前已經漲升十倍，每盞要8萬元以上。面對這樣一批無論價值還是價格都十分可觀的藏品，張錫光決定無償把它們捐獻出去，「建一所博物館是我一直的夢想」。他要讓這些文物世世代代傳下去。